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讲 西方哲学经典的文献学简介	3
一、书写西方哲学经典的文字	3
二、西方哲学经典的整理、编辑、翻译和出版	6
三、读懂外文著作是基本功	11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15
第二讲 读西方哲学经典的四个境界	17
一、初学境界	18
二、入门境界	20
三、批判境界	23
四、创造境界	27
五、课程要求	29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31
第三讲 《理想国》的政治哲学	33
一、柏拉图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34
二、对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的现代诠释	38
三、波普尔的分析性建构	40
四、利奥的叙事性解读	42
五、对利奥的评论	46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47

第四讲 柏拉图与民主问题	49
一、历史上人们是如何理解《理想国》的?	50
二、柏拉图是不是要把政治道德化?	52
三、启蒙运动是不是虚幻的理想主义?	54
四、柏拉图是政治理想主义者吗?	57
五、柏拉图为什么批评民主制?	60
六、用历史的观点分析民主制的功与过	62
七、《法律篇》——《理想国》的续篇	65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67
第五讲 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	69
一、最早的哲学导论和哲学史	70
二、Being 的意义问题	77
三、《形而上学》是本体论还是神学?	85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90
第六讲 《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	92
一、答疑解惑	93
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不是目的论?	103
三、关于麦金太尔的德性伦理学	105
四、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主义?	110
五、如何理解思辨生活是最高幸福?	112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115
第七讲 《上帝之城》的本体论、神正论和政治哲学	117
一、《上帝之城》的主要内容	117
二、奥古斯丁和新柏拉图主义	122
三、神正论和“自由意志”辩护	131
四、“平庸之恶”和“恶的缺乏因”	136
五、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	141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148

第八讲 《神学大全》的神哲学	151
一、托马斯是不是有独创思想的哲学家?	152
二、关于哲学和神学的关系	158
三、关于上帝存在的“五路”证明	162
四、托马斯的伦理学	171
五、自然律的观念	173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175
第九讲 《第一哲学沉思录》	177
一、笛卡儿的方法论自觉	177
二、从方法论到哲学体系	182
三、笛卡儿哲学和信仰的关系	184
四、普遍怀疑是否可能?	186
五、“我思”的意思	191
六、关于“清楚明白”的真理标准	194
七、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197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199
第十讲 帕斯卡的《思想录》	202
一、《思想录》的系统性问题	203
二、信仰的神秘和理性	205
三、关于几何学精神和感性精神的区分	208
四、有限和无限	211
五、人性论	214
六、关于“上帝之赌”	216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材料	223
第十一讲 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批评与反批评	225
一、介绍《休谟的经验论真的摆脱了矛盾吗?》一文	226

二、回应《印象与观念之间蕴含着因果关系的时间结构吗?》一文	232
三、关于休谟哲学的讨论	236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249
第十二讲 《未来形而上学导言》选讲	252
一、分析和综合的不同意义	253
二、康德的形而上学	257
三、“休谟问题”的提出	263
四、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言》中解决“休谟问题”的方案	266
五、《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解决方案	269
六、胡塞尔对“休谟问题”的把握	273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276
第十三讲 《精神现象学》的“导言”和“序言”	278
一、如何读黑格尔	278
二、“导言”：黑格尔哲学的“独立宣言”	280
三、“序言”与“导言”的关系问题	287
四、“序言”的四部分内容	290
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303
第十四讲 学位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	306
一、前言	306
二、学位论文的学术规范	308
附 录	316
治学心得——2005年12月7日赵敦华教授访谈录	316
主要学术著作	322
主要学术论文	327

前 言

自 1998 年起,我每年给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上“西方哲学原著概论”这门专业基础课。开始几年我是自编教材,经过几轮讲课,教材基本成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 2003 年出版。这本《西方哲学经典名著选读》(*selections from classics of western philosophy*)是一本英文教材,包括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最伟大著作的最重要部分(我用这三个“最”来表示西方哲学的精华)。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讲解,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一学期的时间里学会阅读、欣赏西方哲学经典的方法。

我相信苏格拉底式的教育理念:没有对话,就没有交流;没有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对话在哲学教育中尤其重要。在研究生阶段,我要求同学们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因为上课的人数比较多,每次都有五十余人,我无法按照研究生讨论课的形式要求每个同学在课堂上作报告,所以,这门课将以我的讲授为主。但我设计了一种介于讲授课和讨论课之间的教学形式,我把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每个小组课前重点阅读几本经典,写出读书报告和准备与我在课堂上交流的问题。我在课堂上主要根据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讲解。每年我都会根据同学们的反应,修改教学计划和讲授的内容。比如,我于 2004 年在《河北学刊》第 1 期上发表了题为《休谟的经验论真的摆脱了矛盾吗?》的论文,并在课堂上对 2004 级的研究生讲解了我对休谟的批评,同学们对此反应比较强烈。一些同学在期末的论文中提出了维护休谟的反批评,周萌萌同学的反批评文章刊登在《河北学刊》2005 年第 6 期。2006 年讲课时,我把这两篇文章分发给同学们,让他们围绕这个问题展

开更深入的讨论。我还安排了一个学时,在课堂上与同学们展开批评与反批评的对话,这次讨论的记录已经发表在《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

通过与同学们的对话和交流,我感到,成功的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不但学生学到了知识和学习方法,我本人也从同学们的批评中学到很多东西,更因同学们的问题而深受启发。本书收录了一些同学的观点,但由于篇幅的限制,还有一部分同学的姓名和观点没有出现在书中。借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对积极参与这门课教学的所有同学,表示衷心感谢。孟子尝言,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第二十章)。信哉,斯言!

本书是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而作。按照出版社方面的要求,本书是课堂教学的实录。2006年上半年,我为北京大学哲学系2005级研究生开了“西方哲学经典概论”这门课,周课时为3学时,每周星期二下午在一教205教室上课,共上了15次课。本书的前13讲就是这15次课的实录。最后一讲是我为学生准备的学位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供学生参考。为方便同学和读者的自学,我在每次课后还添加了进一步学习的阅读文献。

北京大学2003级博士生徐陶同学担任了这门课的助教,他对每次课进行了录音,又把录音变成了文字稿。没有他的辛勤工作,本书不会及时成稿,对此,我深表谢意。中国社会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2级博士生王勇同学安排了这门课的全程录像,我表示衷心感谢。另外,对策划、编辑本书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赵明节、赵运仕先生和黄婷女士,也表示衷心感谢。

赵敦华

丁亥年正月初一
北京大学蓝旗营小区

第一讲

西方哲学经典的文献学简介

(2006年2月21日下午)

各位同学,下午好!

我们今天开始的这门课叫“西方哲学经典概论”。这门课的导言应该向大家简要地讲一讲这样一些问题:西方哲学有哪些经典?如何读这些经典?今天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问题。

西方哲学有哪些经典?这是一个文献学的问题。中国哲学有一门课,叫“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我们系的前辈,如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等先生,都开过这门课。张先生的讲稿已经正式出版了。但西方哲学没有开这门课,如果有这门课,可以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向你们比较详细地介绍,每一时期,每一位哲学家,有哪些著作,这些著作是用什么文字写成的,有哪些版本或译本,其中哪一些比较可靠、权威,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著作,等等。但现在我只能用半天的时间,简要地讲讲这些问题了。大家知道,西方哲学有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各个时期的文献的情况不同,首先是书写的文字不同。

一、书写西方哲学经典的文字

古代的西方哲学文献,是先用希腊文后用拉丁文写成的。古希腊文和现代希腊文很不一样。我去过希腊。开始时,我还希望能够受到一点希腊哲学先贤生活氛围的感染。但老实说,除了在作为古遗迹的石头面前尚可“发幽古之思情”,在语言文字上已经

感受不到古希腊的氛围了。现代希腊文只是在一些词根上还保留了一点古希腊文的痕迹,能看懂古希腊哲学典籍的人在雅典街上连路牌都不认识。我问过希腊人,古希腊文和现代希腊文差别究竟有多大。我得到的结论是,两者的差别比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别大得多。我们现在的日常语言保留了不少古汉语的因素,如成语等,中学语文课本还有古汉语的名篇,一般人也或多或少懂一些古汉语;但现在的希腊人基本上与古希腊文绝缘了,即使是学哲学的希腊人,也不见得比外国人懂得更多的古希腊文。近代以来,研究古希腊经典的最好的专家,是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另外还要说明一点,不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差别也很大,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和哲学经典的希腊文不同,哲学希腊文和圣经希腊文也不同。神学院讲授的希腊文是圣经希腊文,那是希腊化时代的语言,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使用的语言差别很大。你们如果要学希腊文,最好先向老师打听清楚,他讲授的是经典的希腊文(哲学、文学或史学),还是圣经希腊文,然后再根据自己的专业需要作选择。

拉丁文的情况与希腊文很不一样,拉丁文已经是死语言了,也就是说,不存在现代拉丁文。20世纪80年代,国内一个研究中世纪的专家出国访问,和外国同行讲拉丁文,外国人很奇怪,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冬烘先生;这个中国学者也很奇怪,外国同行既然精通拉丁文,为什么不说呢?他不了解,拉丁文作为一种死语言,现在只是 reading language,而不是 speaking language 了。拉丁文在西方世界流行了近两千年,当然有时代的差别。但与希腊文不同,不同时期的拉丁文都有一个典范,那就是罗马共和国后期到罗马帝国时期的拉丁文,这一时期的西塞罗、塞尼卡等人的著作是拉丁文的典范,不管什么人讲拉丁文,都要用这些范本。经过了蛮族的破坏,中世纪早期识字的人不多,修道院承担了教育的功能,但那时僧侣的文化不高,他们讲的、写的拉丁文是俚语、方言、俗语,很多地方不合文法,但约定俗成,从而成为通用语。文艺复兴时期,当西方人重新看到罗马时期的著作,他们把古典拉丁文称为“优雅”的语言,而认为在中世纪流行的是“野蛮”

的拉丁文。这倒不完全是出自人文主义反宗教神学的立场,即使从文学的角度看,他们也觉得有必要恢复古典著作的榜样,而不要以中世纪著作(大多数是神学著作)为权威。

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拉丁文仍然是教育和学术的主要语言。近代的大哲学家,如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其著作还是用拉丁文写的,康德的前批判时期的著作,一部分也是用拉丁文写的。

拉丁文的衰落主要与宗教改革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关。欧洲中世纪是封建制,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罗马教廷是精神统治的中心,哲罗姆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作为教会指定的权威教材,不但统一了思想,而且起到了统一语言的作用。宗教改革期间,《圣经》被翻译为各民族语言,比如,威克里夫把《圣经》翻译为英文,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文,荷兰的埃拉斯谟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对照的《圣经》新文本,纠正了通俗拉丁文本的错误。《圣经》的翻译和修订,首先在文字上打破了罗马教廷所垄断的《圣经》解释权,随之而来的是唯一的精神统治中心的瓦解,是王权主义的民族国家的兴起,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意大利,一个接一个地成为民族国家。民族语言成为民族国家的官方的和通用的语言。英语在16世纪至17世纪首先成为英国哲学的语言,法语到18世纪成为法国哲学的语言,德语在18世纪至19世纪成为德国哲学的语言。从此之后,拉丁文成为死语言,西方哲学不再有统一的语言,它的主要语言是英语、法语、德语,因此,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主要是国别哲学,即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哲学。虽然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也有哲学,但这些国家的哲学与英、法、德的哲学相比,如同罗马哲学之于希腊哲学一样。近代以来,西方各国的哲学无不来自英、法、德这三国哲学的某一派哲学。可以说,近现代西方哲学史是“三国演义”。

二、西方哲学经典的整理、编辑、翻译和出版

(一) 古代的经典文献

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哲学经典,大都经过了一个整理、编辑和翻译的过程。古代经典的整理、编辑和翻译的过程,尤其漫长。希腊和罗马的经典在 6 世纪之后,因为蛮族入侵的破坏,基本上丧失殆尽,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逐渐被搜集起来,编辑出版;又经过几百年的整理、校订,直到 19 世纪后期,人们才开始对古希腊文、拉丁文的经典进行大规模的翻译。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大部分是课堂讲稿,生前并未成书。直到他死后两百年,这些讲稿才由他的传人安德罗尼科(Andronicus)编辑成书。但是,这些书的大部分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失传了,在阿拉伯人控制的中东地区被翻译为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从 12 世纪起,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才又从阿拉伯世界返回欧洲,一开始是从阿拉伯文翻译为拉丁文,几经辗转,译本的意思很不准确。1203 年,十字军攻陷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带回了保存在那里的比较完整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籍,少数饱学之士才根据希腊文原典,翻译或校订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到 14 世纪,所有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都被翻译为拉丁文。柏拉图的对话,除了两三篇外,在中世纪基本消失,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逐步被翻译为拉丁文。15 世纪时,费奇诺成立柏拉图学园,主持了柏拉图著作的编辑和翻译,于 1469 年完成了拉丁文的柏拉图全集。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考证、校订和研究,柏拉图全集和亚里士多德全集才有了现代西文的译本。英文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以罗斯(W. D. Ross)等人的译本(*The Works of Aristotle*, ed. W. D. Ross and J. A.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8—54, 12 vols)比较流行。最新的英译本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译本(*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ed. J. Barn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2 vols)。柏拉图全集有好几个英文本,最近的一本由库克(John

Cooker)主编,1997年出版。

古代经典的英文译本有“洛布古典文库”(Loeb Classical Library),共300多本,有两个系列,绿皮的是希腊文和英文的对照本,红皮的是拉丁文和英文的对照本,使用起来很方便。19世纪末开始出版的“波宏古典文库”(Bohn's Classical Library)规模更大,有700多本,但只有英文翻译,没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对照。德文版的《图平根希腊罗马文库》(*Bibliotheca scriptorium greco-romanorum Teubneriana*)有500多本书。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集),基本上包括在这些文库里。

现在仍有一部分古代哲学的残篇被编辑成册,但还没有被翻译成现代西文。比如,阿尼么(J. von Arnim)编的《斯多亚派残篇》(*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4册、穆拉楚斯(G. A. Mullachius)编的《希腊哲学残篇》(*Fragmenta philosophorum graecorum*)3册等。但《前苏格拉底残篇》有H. Diels编译的德文本和K. Freeman编译的英文本。

(二)中世纪的哲学文献

中世纪典籍的整理和翻译也有很多成绩。米恩神父编辑的《希腊教父集》(*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共161卷,收集了到1445年为止的基督教的希腊文献;《拉丁教士集》共229卷,收集了到1216年为止的基督教的拉丁文献。但它们没有现代西文的翻译。英文翻译的中世纪文献的系列丛书有:《古代基督教作家》30卷、《教会的神父》、《前尼西亚的基督教文库》(*The Ante Nicene Fathers*)24卷、《尼西亚和后尼西亚教父文库》(*A Select Library of the Nicene and Post Nicene Fathers*)28卷。这些文集卷帙浩繁,哲学、神学和教会文告混合在一起,要仔细筛选,才能找出自己需要的哲学思想。中世纪思想家的全集一般也是哲学和神学著作的混合,只有少数重要的著作被译成现代西文,如托马斯的《神学大全》有22卷本和5卷的密集本,还有65卷的拉丁文和英文的对照本。

对于一般的西方哲学研究者来说,不需要读这些巨著,可选择

一些选读本。英文的选读本有:《中世纪哲学》(Hyman, A. & Walsh, J.,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 Indianapolis, 1974)、《中世纪科学资料辑》(Grant, E., *A Source Book in Mediev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1974)、《中世纪原著剑桥译本》(Kretzmann, N. & Stump, E., *The Cambridge Translation of Medieval Texts*, 1989ff)、《中世纪政治哲学》(Lerner, R., & Mahdi, M., *Medieval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1963)、《中世纪哲学家文选》(Mckeon, R., *Selection from Medieval Philosophers*, 2 vol., New York, 1929)、《中世纪哲学》(Shapiro, H., *Medieval Philosophy*, New York, 1964)、《中世纪哲学》(Wippel, J. F., & Wolter, A. D., *Medieval Philosophy*, New York, 1969)等。

(三)近现代的哲学家的全集

近代以后的哲学家在去世之后不久,一般都会有人编辑、出版他们的全集。近代早期的一些哲学家仍用拉丁文写作,所以他们的著作需要翻译、编辑成现代西文的全集;此后的哲学家的全集的编辑,基本上都没有翻译的任务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英、法、德这三个哲学大国并不热心翻译其他国家的哲学家的全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现代西文的哲学词汇很接近,互译并不太费事。我问过西方人,为什么不做近现代哲学家全集的翻译工作。他们的答案很简单:只有少数专家才需要读全集,既然已经是研究某个哲学家的专家了,当然通晓这个哲学家使用的语言;对于一般读者,翻译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完全可以满足他们了解外国哲学家的需要。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劲头大多了。现在出版界有一股翻译“全集”的热潮,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维特根斯坦的全集的中译本已经出版了,康德、黑格尔、尼采等人的全集的翻译,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日本人翻译西方哲学全集的劲头更大,早就把西方的主要哲学家的全集都翻译成日文了。

近现代主要哲学家的全集和主要著作的英译本主要有以下这些:

《弗兰西斯·培根著作》14卷(*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ed. J. Spedding, R. L. Ellis and D. D. Heath, London: Longman, 14 vols)。

《笛卡儿全集》11卷(*Oeuvres de Descartes*, ed. C. Adam and P. Tannery, Paris: CNRS/Vrin, new edn, 11 vols. 1897—1913);主要著作的英译本有《笛卡儿哲学著作》3卷(*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ed. and transl. J. Cottingham, R. Stoothoff, D. Murdoch and A. Ken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vols)。

《斯宾诺莎全集》4卷(*Spinoza Opera*, ed. C. Gebhardt, 4 vols, Heidelberg: Carl Winter);主要著作的英译本有《斯宾诺莎主要著作》,2卷。

《莱布尼茨全集》6卷(*Leibnitii opera omnia*, ed. L. Dutens, Geneva, 6 vols, Hildesheim: Olms, 1989)。

《霍布斯拉丁文全集》5卷(*Opera Latina*, London: John Bohn, 5 vols, 1845);《霍布斯英文著作》11卷(*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ed. W. Molesworth, London: John Bohn, 11 vols.)。

《洛克著作》10卷(*The Works of John Locke*, London: T. Tegg et al., 11th ed, 10 vols; Aalen: Scientia, 1963)。

《贝克莱著作》9卷(*The Works of George Berkeley*, ed. A. A. Luce and T. E. Jessop, Edinburgh: Thomas Nelson, 9 vols)。

《休谟哲学著作》4卷(*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avid Hume*, ed. T. H. Green and T. H. Grose, London: Longman, Green, 4 vols.)。

《伏尔泰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ed. R. Pomeau, Oxford: The Voltaire Foundation)。

《卢梭全集》5卷(*Jean-Jacques Rousseau: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5 vols);英译本《卢梭著作集》(*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 ed. by Masters, R. D. and Kelly, C.,

Hanover, NH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9 ff, 5 vols)。

《费希特全集》11卷(*Johann Gottlieb Fichtes nachgelassene Werke*, ed. Fichte, I. H. Bonn: Adolph-Marcus, 1834—5, 3 vols; *Johann Gottlieb Fichtes sämtliche Werke*, ed. Fichte, I. H. Berlin: Veit, 1845—6, 8 vols)。

《谢林全集》14卷(*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s sämtliche Werke*, ed. K. F. A. Schelling, Division 1: 10 vols, Division 2: 4 vols, Stuttgart: Cotta, 1856—61)。

《康德全集》(普鲁士科学院版)29卷(*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康德著作六卷本》(*Immanuel Kant: Werke in sechs Bänden*, ed. W. Weischedel, Wiesbaden);《康德著作集》(卡西尔版)(*Kants Werke*, ed. E. Cassier, 11 vols, Berlin, 1912 ff);《康德著作剑桥版》英译本(*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ed. P. Guyer and A. W. Wood, 1992ff)。

《黑格尔全集》(德意志研究会版)15卷(*Gesammelte Werke*, ed. von 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amburg: Meiner);《黑格尔著作集》18卷(*Hegel Werke*, 18 vols, 1832—45, Berlin: Duncker & Humblot);《黑格尔著作》(理论版)20卷(*Werke in 20 Bänden*, ed. E. Moldenhauer and K. M. Michel, Frankfurt: Suhrkamp, 1970)。

《叔本华全集》7卷(*Schopenhauers sämtliche Werke*, ed. A. Hübscher, 7 vols, Wiesbaden: Brockhaus, 1946—50)

《尼采全集校勘版》(*Nietzsche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ed. G. Colli and M. Montinari, Berlin: de Gruyter, 1967—84)。

《克尔凯廓尔全集》, 20卷(*Samlede Vaerker*, ed. A. B. Drachmann, J. L. Heiberg and H. O. Lange, Copenhagen: Gyldendalske Boghandel, 1962—4, 20 vols)。

《舍勒全集》6卷(*Gesammelte Werke*, Bern: Francke Verlag, 1963)。

《胡塞尔文集》(*Husserliana*, ed. H. L. Van Breda, The Hague: Nijhoff; Dordrecht: Kluwer)。

《海德格尔全集》(*Gesamtausgabe*, Frankfurt: Vittorio Klostermann), 计划出80卷, 已完成40多卷。

《罗素论文集》30卷(*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The McMaster University Edition, Routledge, 1983ff)。

《杜威早中晚期著作》37卷(*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898; *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1899—1924;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 ed. J. A. Boydston,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25—53, 37 vols)。

三、读懂外文著作是基本功

我的老师陈修斋先生告诉我,要学好西方哲学,必须掌握五种语言: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德文。陈先生精通法文和英文,也知晓德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但他仍然谦虚地说,他没有做到这一点,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不料我这个学生不争气,还不如老师。就我所知,现在的西方哲学研究者,还赶不上老一辈的外语水平。在北京大学,王太庆先生真正做到了精通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德文,外加俄文,但我们却做不到。这不是因为我们懒惰,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文革”十年的耽搁,我们快到30岁才上大学,再学一门外语已经很吃力了。即使像我这样有幸到国外长期留学的人,也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基础知识上,没有更多的时间学几门外语。学外语,越年轻越好。所以,我把老师对我说的话转交给你们,希望你们趁现在年轻多学几门外语。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以上的要求是对将来要从事西方哲学专业研究和教学的学生

说的。哲学其他专业的学生,也至少要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直接读外文的哲学著作,不能光靠中译本来了解外国哲学。有些同学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去年我开这门课时,指定用我编写的英文版的《西方哲学经典名著选读》做教材,有个同学向我发电子邮件,提出抗议。很奇怪,这个学生来自香港,英语比普通话还要好,他的抗议信是用英文写的,最后一句话是“English is ugly language”。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讲英语,写英语。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正在为是否要用英语讲课的问题而争议,在此之前,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提倡用英语授课,准备提出一些刚性措施,如规定教授要能够用外语开课,也遭到强烈的反对。有人说:“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语。”这是极端的说法,走极端就不好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理性,要冷静思考,不要走极端。

我当然不赞成不加区别地要求所有专业都用外语开课。用外语讲“国字号”的课,肯定不如用汉语讲得好。即使是“外字号”的课,也无须全部都用外语讲,因为我们在国内讲授、研究外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传播、普及外国文化,不用中文表达外国的思想,如何能达到这一目标呢?在哲学领域,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是为了建设中国当代的哲学,不只是为了在外国发表文章,中文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为了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西方哲学,必须读外文的著作,西方哲学的研究者要读原文原著,哲学其他专业的研究者至少也要能读一种外文的原著或译著。

有人要问,既然现代西文译本和中译本都是对古代经典的翻译,既然英译本和中译本都是对德国或法国哲学著作的翻译,那为什么要相信外文译本而不相信我们自己的中译本呢?理由很简单:西文的译本比中译本可靠一些。那五种西文属于同一语系——印欧语系,有很多相同之处,它们之间的互译没有多少障碍。它们与汉语之间的差别就比较大了,有些意思很难翻译出来。

我举一个例子。最近中国哲学界讨论的 Being 的意义这个问题,就不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还涉及对西方哲学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的理解问题。这个概念就是系动词的名词形式,印欧语

系都有这样的词,它在希腊文中用“是”动词 *einai* 及其动名词 *on* 表示;在拉丁文中先用动词 *esse* 表示,中世纪后期亦用动名词 *ens* 表示;在英文中一般用动名词 *being* 表示;德文的“是”及其动名词为同一词,区别只在第一个字母的大小写,一般用动名词 *Sein* 表示这一概念;法文中长期用动词 *être* 表示它,现在也可用动名词 *étant*。这一概念在这五种语言中是相通的,没有翻译的问题。但中文的系动词不发达,没有名词形式,如何理解和翻译这个概念,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因此存在各种主张。有的把 *Being* 翻译成“存在”,有的翻译成“有”,最近的主张是翻译为“是”。我的主张和他们都不同。我以为,“有”、“存在”、“是”三种译法各有其合理性,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译法。在不同的哲学家的著作中,甚至在同一哲学家的不同著作中,在有的语境中,*Being*(以英文为例)的意思是“存在”,但在另一些哲学家的著作或语境里,它的意思是“有”或“是”,或者同时兼有两三种意思,不可一概而论。这就要求我们看外文著作,哪怕是外文译著。因为它们都保留了系动词及其名词形式,我们可以在上下文中看它的意思是存在、存有、具有,还是表示一般意义的“是一个东西”或“是什么东西”,等等。而如果只读中译本,看到人家译成“存在”就认为那里是在讲“存在”,看到翻译成“有”就以为那里是在讲老子所说的“有无”的问题,看到翻译成“是”就以为那里是在讲与逻辑有关的问题,这样如何能把握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

我不是说不能看中译本,而是说不能只看中译本。最重要的是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中译本,现在的翻译有很多问题。有的出版社认为只要是懂英文的,都能翻译哲学著作,他们出版的译著错误百出,闹出了不少笑话。听说有人把哲学家 *Whitehead* 翻成“白头”,我亲眼看到有人把基督教的僧侣(*monk*)翻译成“和尚”;至于把天主教的 *priest* 翻译“牧师”,把新教的 *pastor* 翻译成“神父”,那就更多了。这还是名词翻译的错误,把一句话、一段话的意思翻译错了,甚至把意思变得完全相反,这样的错误就更严重了。有很多这类错误的译本,还不如不读,不读最多只是无知,读了则会产生